

一册旧书慰年华

游宇明

出外旅行,我会不自觉地走到书架前取下一两册旧书,装进随身背的背包里。

在一般人的理解里,所谓旧书,不是版本非常古老、难得看到的珍本,就是书页被翻得破破烂烂、缺头少尾的残书,我的旧书还真不是。我对收藏不怎么感兴趣,所购图书只有知识上的价格,而无版本书籍的意义。我从小爱惜书籍,读书之前,虽然做不到如古人一般沐浴焚香,但手是必洗的,翻页也小心翼翼,一本书读过,除了留下密密麻麻的批注,几乎跟新买的一模一样。我所谓“旧书”,指的是获得的时间超过十年,已有很久没去抚摸的书。当然,这是一种典型的游氏定义,没有跟谁讨论过,更未奢望被他人沿用。

喜欢这样一种读书环境:秋日午后,远处的河面蓝天摇曳,一个人坐于一条大理石长凳,阳光斜斜从后背照过来,在脚前的地上留下斑斑驳驳的树影,黄如金子的银杏叶上下飘飞,鼻孔里塞满桂花湿湿的香味,耳旁

流淌着清脆的鸟鸣声。此时手拿一册稍稍发黄的旧书,默默阅读或轻轻朗诵,任凭温润飘逸的诗意在心头一点一滴滑过。此时,我们会看到屈原涉江而来、曹操横槊赋诗,也能遇见土谷祠的阿Q为自己的爱情苦恼、席慕容的画笔在春天的草木上流连忘返……

在我读过的旧书中,《曾国藩家书》真的可以拔得头筹。我自认为不是一个坐得下冷板凳的人。身为学人,我没有花太多功夫写论文、做课题,而是选择必须向生活求素材的文学创作。但岳麓书社出版的这套一千三百多页的书,我一字不漏读了三遍,连注释都没有放过,而且每次还会认真地写阅读心得,以红笔、黑笔、蓝笔加以区分。我感兴趣的不是曾国藩做过如何显赫的事,当过多高的官,出过多大的名,而是

他的家书渗透的那些生命智慧、家教理念。有人因为反感心灵鸡汤,喜欢将生活中一些睿智的文字纳入其中,这实在有些浅薄。我读《曾国藩家书》,最着迷的就是其中的哲理、格言,还曾专门写过一篇题为《水火之中造就跨代鸡汤》的文章发表在一家报纸上,至今还引为快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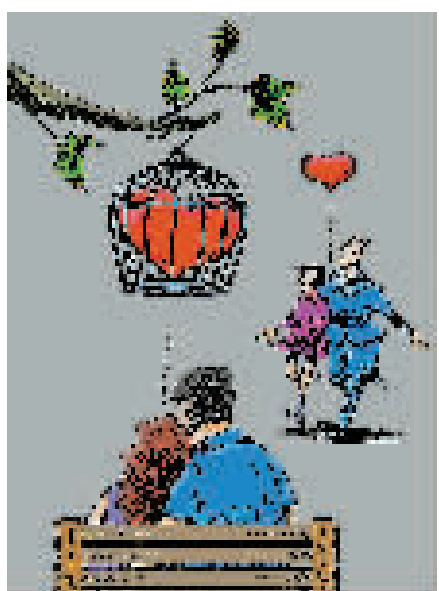
旧书要读得津津有味,也有讲究。每本书与人的相遇相识相知往往都有特定因缘。如果它来自你的某个不愿再提的隐痛,我建议你还是避开它。实在喜欢,不妨从网上另购一本。如果它联系着你某段愉快的人生经历,或者事业的一种成功,重新将它揽之于怀,那种最初的幸福便会重回你的脑海,美好的心

情可以再一次得以激发。

鄙人这套《曾国藩家书》和家里的一本《曾国藩诗文集》,是岳麓书社赠送给我的。当年,他们的公众号转载过我写曾国藩的一篇文章,作为回报,赠了我如此一份礼品。阅读这些书,我自然非常开心。

人活在世上,总得有点追求。做基础科学研究的,必须有与众不同的发现;画画的,应当有别具一格的创作。然而,创新往往是在传承的基础上进行的,多读读经过时间淘洗的旧书,努力吸收古今能人、高手、大师为人处世的经验、学问、见识,我们自己便有机会一步步奔向生命的高处。

一册旧书可慰流水般逝去的年华,更可慰懂得回望和自我提升的灵魂!



●格言画

杨树山画

爱情应该给人一种自由感,而不是囚禁感。

——戴维·赫伯特·劳伦斯

再单列作者小传。

萧齐代宋,王俭为齐高帝写了大量的“礼仪诏策”,擢升为尚书右仆射。一日,高帝在宫中设宴,参宴者数人,皆为名士,高帝令各展才艺,有人弹琵琶奏琴,有的演杂技歌舞,轮到王俭,他说“臣无所解,唯知诵书”,进前背诵了司马相如的长文《封禅书》,又背了一段《孝经》。高帝见其嗜书博学,“于(王)俭宅开学士馆,悉以四部书充(王)俭家,又诏(王)俭以家为府”(《南齐书》本传),他本有藏书,如此一来,大获增加。王俭学问博洽,尤谙经学,“弱年便留意《三礼》,尤善《春秋》,发言吐论,造次必于儒教,由是衣冠翕然,并尚经学,儒教于此大兴。何承天《礼论》三百卷,(王)俭抄为八帙,又别抄条目为十三卷。朝仪旧典,晋、宋来施行故事,撰次追忆,无遗漏者”(《南史》本传)。这告诉我们:王俭很早就关注儒经,为官后言行举止,皆按儒家礼仪去做,在“玄学”大行其道之际,他引领世风向儒,并亲手抄录学者何承天论《周礼》书八套,又另抄相关内容,编成书为十三卷;晋、宋以来,所有施行过的朝章国典、礼仪制度,他凭记忆记录下来,没有遗漏。

王俭(452—489)字仲宝,《南齐书》《南史》皆有传。祖父王昙首是藏书家,刘宋时任右光禄大夫,父亲王僧绰,累官侍中。王俭出生时,父亲遇害,由叔父王僧虔养育成人,《南齐书》本传说他“幼有神彩,专心笃学,手不释卷”。刘宋明帝时,他担任负责国家藏书的秘书丞官,年仅十八岁。他不仅编制了私藏目录,还领导整理了官藏,为政府亦编了一部目录。据其传记载,“上表求校坟籍,依《七略》撰《七志》四十卷,上表献之,表辞甚典。又撰定《元徽四部书目》”,就是说,他上表奏请

西汉刘歆《七略》分类名七实六,而王俭《七志》是实实在在的七大类目,有“经典志”“诸子志”“文翰志”“军书志”“阴阳志”“术艺志”和“图谱志”,所录书籍以其“现存”图书为主,首创传录体——除像著录体一样,简单记录图书名称、作者及卷数之外,

王俭确实博学,据《隋书·经籍志》著录,王俭有著作11种,另有《王俭集》51卷,后人辑有他所作诗8首,这是其藏书读书的成果。

●藏书家故事

『唯知诵书』的藏书家——王俭

陈德弟

有朋友问王阳明:“书读了却记不住怎么办?”阳明先生答:“只要晓得,如何要记得?要晓得也是第二义了,只要明得自家本体。”在王阳明看来,读书分三个层次,最底层也就是第三义是“记得”;第二义是“晓得”;最高层也就是第一义是“明得”,“明”在此不是指简单的明了,而是指的光明,是说个人修养境界的提高。读书不是死记硬背,记下的再多不明白其中道理,记下那么多东西何用?

同理,记下了很多东西,看似也明白了很多道理,但不能将其付之于行动,无法使自己的思想境界有所提

升,做不到“此心光明”,那书还是等同于白读了。

阳明先生非常重视读书,但他并不在意读书的形式,而更注重内容和作用。现在的读书人,有的广览多读,书单发朋友圈动辄一年读了几百本书;有的博闻强记,说话引经据典滔滔不绝;然而,对于某些人而言,读了这么多书,记下了这么多内容,对自身素质的提高却没有丝毫帮助,这就是没有实现读书的第一义。

先生讲“知行合一”,读书是“知”的最主要途径,但“知”的目的是“行”,只“知”而不“行”,那“知”又有何用?

读书第一义

三希堂

《天津地理买卖杂字》出自菜市

章用秀

民国年间刊印的《天津地理买卖杂字》是一部通过地名、商号展现旧时天津社会百象和生活的通俗读物。此书最早竟发行于一个菜市场,这个菜市就是当年的“奥国菜市”。

说起“奥国菜市”就得提到奥租界。奥租界在天津维持了17年,其间建起了“奥国菜市”。菜市里的商品要比一般沿街叫卖的小贩价高,所以菜市一开张,就很不景气。奥租界于1919年后改称特别二区(简称特二区),菜市的性质随即发生了变化,即由原来单纯的菜市,变为以售卖竹制品为主的杂货市场,但并未改变“菜市”的称呼。

当年这座“大杂烩”的商场里,有几家规模不同的书铺,其中聚文山房笔墨书庄尤其引人注目。这个书铺原

在河北三条石大街,后来才迁到“奥国菜市”。店主叫张廷书,很有经营头脑。所卖书籍多是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名贤集》《弟子规》和《四书》等木板书。笔者收藏的这部《天津地理买卖杂字》,书前即标“天津聚文山房发庄民国十八年版”字样。全书约2400余字,“二、三、七”言为一组的句式,纯用天津方言,内容涉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天津的地理概貌、商业字号、著名社会人士、八国租界、洋行、市民生活状况及清末民初政局变幻等。该书问世后连续再版,发行时间历数十年之久。

聚文山房还大量倾销“小唱本”。其种类有京戏的《四郎探母》《打渔杀家》《空城计》《二进宫》等,梆子戏的《蝴蝶杯》《大登殿》《喜荣归》《打狗劝夫》等,蹦蹦戏(评

戏)的《花为媒》《纺棉花》《王少安赶船》《马寡妇开店》等,曲艺有《大西厢》《闹江州》《宝玉探病》《黛玉葬花》等以及包括多出戏的《戏考》和《戏剧大全》等。所印刷的小唱本,除在天津附近售卖,还远销东北各地。

聚文山房通过出书宣传抗日思想,激发国人的爱国情绪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聚文山房主人与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等组织的通俗读物编刊社合作,利用出版的戏曲小唱本如《叹五更》《妓女悲秋》《小寡妇上坟》等原来通俗易懂的词句,改写为控诉日本侵略者对中国老百姓迫害残杀的暴行,秘密发行到各地农村乡镇。天津沦陷后,聚文山房主人忍痛把这类含有抗日思想的小唱本予以销毁。

“奥国菜市”到后来已改为存放物资的仓库。20世纪五六十年代,笔者曾从里到外参观过这座老建筑。“菜市”为长形,上面封顶,与永安街平行,南起建国道,北至兴隆街,南头的大门对着大

昌兴胡同,北头的大门对着大华糖果厂。其东侧是一条长胡同,因紧靠这个“菜市”而取名“菜市胡同”。有意思的是,那时在“菜市”的外围,即永安街临近东亚电影院的地方仍有一些小书摊,想来这也可能是“菜市书肆”的“余续”吧。而那本《天津地理买卖杂字》正是在那小书摊“捡”到的,花费不多,但很实用。拙著《九河下梢天津卫》《深读津城》《老天津善人善事》《天津绘画三百年》等都曾引用过这本书里的句子,如“天津卫,有富家,估衣街上好繁华”“四马路,安电线,白牌电车围城转”“西北角,自来水,西大湾子梁家嘴”“芦子坑,老铁桥,大胡同子金家窑”“苏先生,全知道,锦衣卫桥卖膏药”“华世奎,李学曾,天津写家说得清”等。



津门购书记之六

板桥不屑过目成诵

玖玖

一日,郑板桥收到弟弟的来信,弟弟说自己读书总是记了前面忘了后面,很是苦恼,如果自己有过目成诵的本事就好了。哪知郑板桥对此却不以为然,他回信给弟弟说,读书人把过目成诵当成本事是最没有用的,古今有很多人具备这个本领,但他们哪一个能比得上孔子。读书要有重点,

把看过的所有东西都记住了,毫无意义。

郑板桥说得没错,读书的目的不在于记,而在于思。会读书的人,将书中精妙之处、微言大义,通过思考,方可得以吸收,而对于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便可一带而过,采取五柳先生所说的“不求甚解”之法对待即可。